

潞潘新刻述古書法纂

土

書

圖書

翠而

潞藩新刻述古書法纂卷之九之十

書學須知

筆類 附筆格 筆床 筆屏 筆筒 筆船
筆洗 筆規

釋名曰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說文云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
之筆

詩曰貽我彤管

揚子云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之

曲禮云史載筆蓋畢舉萬物之形故謂之筆

傅子曰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光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繡之衣踐雕玉之履

曾顛說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筆或用鷄鴨毛或以山雉五色可愛得非江淹夢中所得者乎

王羲之筆經云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蹟矣

又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斯亦可玩詎必金玉哉

纂異記云薛稷封筆爲毛刺史

文嵩作筆傳宣城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論衡云知能之士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

古今注云牛享問曰古有書契便應有筆也世稱蒙恬造筆何也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皮非兔毫竹

管也非謂古筆也又曰筆有形管何也曰彤
赤漆耳史載筆用赤管言以赤心紀事也

事文類聚載程泰之云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
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
用兔毫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詩曰
貽我彤管春秋云夫子絕筆獲麟

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
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
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卽謂之筆至蒙恬乃
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歐陽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用
象犀非是則未嘗書

紀少瑜嘗夢陸陸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曰卿
自擇其善其文因此大進

天寶遺事云李白少夢筆頭生花自是才思贍
逸

開元遺事曰有書生謁李林甫云身是管子文
後化爲筆

晉書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文皆珣所爲

典畧載江淹夢人與五色筆由是文藻自新後又夢郭璞取去自後爲詩文絕無佳者

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嘗記錄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用斑竹管書之

歸田錄云蔡君謨爲歐陽永叔寫集古目錄序永叔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等爲潤筆君謨笑以爲太清而不俗

漢製天子筆錯跗秋兔毫

晉武帝賜張華以鱗角筆管

司空圖用松枝爲號曰幽人筆

郗銑射策第一號其筆曰龍鬚友

唐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

和墨調精紙良筆方書

柳公權爲司封員外郎穆宗問筆法何以盡善
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以
筆諫也

漢班超家貧嘗爲官傭書不得意乃投筆嘆曰
大丈夫當效介子推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
侯安能久事筆硯乎又五代史弘肇曰安朝
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
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
弘肇默然

韓詩外傳云君子宜避三端文人筆端武士鋒
端辯士舌端

羅隱喜筆工長鳳語人曰筆文章貨也吾當助
子取高價卽以鴈頭牋百幅爲贈士大夫聞
之因懷金問價

梁簡文答徐螭書特設書幌乍置筆床蓋以筆
四管爲一床也

僧智永積年學書有秃筆頭十八甕甕皆數石
後瘞之號退筆塚

唐李太白於便殿草詔時大寒筆凍明皇令宮
嬪十人各執牙阿之令白遞取書字

吳志云曹操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大懼時方
作書不覺筆落於地

世說云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
以鼠鬚筆又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漢書云尚書令僕丞郎月給大筆一雙篆題曰
北宮工作

魏書云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
復來思怒逐蠅不得取筆擲地毀之

事林廣記云夫筆須要尖齊勁健筆之四德今
世筆皆鋒長少損已禿不中用矣

古之筆有十六名曰雞矩曰螾爪曰棗心曰棘
針曰棘心曰蘭蓋曰寫心曰釵股曰全肩曰
半肩曰散卓曰羅頭曰單鈎曰落墨曰二毫
曰織毫

又有青羊毛筆兔毫筆高麗狼尾筆馬毛筆狐
毫筆狸毛筆羊鬚筆鹿毛筆人鬚筆胎髮筆

虎僕毛筆雞毛筆雉毛筆鴨毛筆鼠鬚筆石鼠
毛筆蚶蛤鼠毛筆狸毛筆竹絲筆草筆鬃筆
其筆管亦各異有鱗角管象牙管犀角管鏤牙
管琉璃管綠沉竹管
格古要論云宣州諸葛高常州許穎皆能洗鼠
散毛卓長心筆最佳

國朝有陸繼翁王古用筆最得名皆湖州人住
金陵又永樂初吉水鄭伯清以猪鬃爲筆健
而可愛其心則長予少時甚愛之

格古要論載元京兆宇文材因吳興筆者陸文
寶獻其技乃謂包犧氏畫卦之物卽筆之所
繇兆也因作筆卦以貽之甚有意旨

又潯陽張羽亦作筆對以美陸技詞旨婉麗大
可傳誦

蘇子瞻志林所載筆說云近日都下筆皆圓熟
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
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旣利於易敗而多售買
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

可喜也

又所云藏筆法云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枚用水銀粉一錢七皆以沸湯調研和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事文類聚云司馬文正公以黃囊貯紅管筆一枝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也有張敬夫銘今藏大史范氏家

屠隆筆箋云製筆之法以尖齊圓健爲四德毫堅則尖毫多則色紫而齊用糝襯貼得法則毫束而圓用以純毫附以香狸角水得法則用久而健柳貼云副齊則波製有憑管小則運動有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溟濶自繇筆之玄樞當盡于是今人作筆毫少而狸糝倍之故不耐寫豈筆之咎哉不用料故耳筆之所貴者在毫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之以雉尾或雞鴨毛爲蓋五色可觀或用

豐狐毛鼠鬚虎毛羊毛麝毛鹿毛羊鬚胎髮
猪鬃狸毛造者然皆不若兔毫爲佳兔以崇
山絕壑中者兔肥毫長而銳秋毫取其健冬
毫取其堅春夏之毫則不堪矣若中秋無月
則兔不孕毫少而貴朝鮮有狼尾筆亦佳近
日所製尤絕妙

筆管古有金管銀管斑竹管象牙管玳瑁管玻
璃管鏤金管綠沉漆管棕竹管紫檀管花梨
管然皆不若白竹之薄標者爲管最便持用
筆之妙盡矣他又何尙焉冬月以紙帛尿管
以避寒者似亦難用悉不足取也

舊製筆頭式如筍尖最佳後變爲細腰葫蘆樣
初寫似細宜作小書用後腰散便成水筆卽
爲棄物矣當從舊製可也

古者蒙恬創筆南朝有姥善作筆開元中筆匠
名鐵頭能瑩管如玉宣州有諸葛高常州有
許穎國朝有陸繼翁王古用皆湖州人住金
陵吉水有鄒伯清吳興有張天錫惜乎近俱

失傳其妙大抵海內筆工皆不若湖州之得
法畫筆以杭之張文貴爲首稱而張亦不妄
傳人今則善惡無準世業不脩似亦可惜楊
州之中管鼠心畫筆用以落墨白描佳絕水
筆亦妙

筆以十月正二月收者爲佳文房寶飾云養筆
以硫黃酒舒其毫蘇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
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則不蛀黃山谷以川椒
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尤妙

妙筆書後卽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脫
可奈久用寫完卽加筆帽免挫筆鋒若有油
膩以皂角湯洗之

古人重筆用敗則瘞今人委之糞土似非雅厚
昔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顛
碑上題云髡友退鋒卽功成鬢髮霜塚頭封
馬鬣不敢負恩先後題獨孤貞節立碑上積
有苔痕此蓋好事者瘞筆之所也

劉向說苑王湍生說周公籍筆牘書之則周初

已有筆矣韋誕筆經曰製筆之法桀者居前
毳者居後強者爲刃悞者爲輔參之以縶束
之以管固之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
中繩曲中勾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
曰筆妙

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
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
細取管在小副切須齊蓋副齊則波製有馮
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
洪潤自繇觀此帖論筆之妙頗悉故粹書之
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筆架津潤以此占
雨無差

筆格有玉琢成山形者有舊玉卧仙者有舊玉
子母猫長六七寸白玉作母橫卧爲坐身負
六子起伏爲格有純黃純黑有黑白雜者有
黃黑成玳瑁色者因玉之玷汚琢爲形體拔
附眠抱諸態絕佳真奇物也銅者有鏐金雙
螭挽格精甚有古銅十二峯頭爲格者有單

螭起伏爲格者窳噐有哥窳三山五山者製古色潤有白定卧花哇哇瑩白精巧更奇也木則有老樹根枝蟠曲萬狀長止五六七寸宛若行龍鱗角爪牙悉備摩弄如玉誠天生華格棋楠沉速不俟人力者尤爲難得石則有峯巒起伏者有蟠曲如龍者以不假斧鑿人工者爲之妙也

筆床之製行世甚少有古添金者長六寸七高寸二分潤二寸餘如一架然上可卧筆四矢以此爲式紫檀烏木爲之亦佳

筆屏有宋內製方圓玉帶花板用以鑲筆屏最宜有大理舊石方不盈尺儼狀山高月小者東山月上者萬山春靄者皆是天生初非紐捏以此爲毛中書屏翰似亦得所蜀中有石解開有小松形止高二寸或三五十株成行行列徑描畫所不及者亦堪作屏取極小名畫或古人墨跡鑲之亦爲奇妙

筆筒多以湘妃竹爲之以紫檀烏木稜口鑲坐

爲雅餘則不堪入品

筆船有紫檀烏木細鑲竹篾者精甚有以牙玉爲之者亦佳此與直方盃用不可缺者

筆洗有鉢盃洗長方洗玉瓌洗或素或花工巧擬古銅者有古鏤金小洗有青綠小盃小釜小卮匱此五物原非筆洗今用作洗亦脫俗最佳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磬口元肚洗四捲荷葉洗捲口簾段洗縫瓌洗長方洗但以粉青紋片朗者爲貴有龍泉窰雙魚洗菊花瓣洗鉢盃洗有白定三籀元洗梅花洗繚瓌洗柳斗元洗元口儀稜洗有鍾盞作洗籩盤作筆規者有宣窰魚藻洗葵瓣洗磬口洗鼓樣青剔白楠洗近日新製甚多雖有可觀似未入格

筆規有以玉碾片葉爲之者古有水晶淺碟有定窰匾坦小碟最多俱可作筆規更有奇者近復有建窰蕉葉樣併琴樣者亦甚精製

墨類 附造

雌黃墨法

造硃墨法

釋名曰墨晦黑也相墨經曰墨染紙三年不昏
暗者爲上又曰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絕磨半
寸者萬金不換

事物紀原曰刑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煙所成
土之類也

輟耕錄云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
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晉魏時始有墨
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
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
丸之遺製也

漢有喻糜墨東宮香墨漢官儀云尚書令僕丞
郎月賜喻糜大墨一枚卽此也

北戶錄曰梁朝以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

唐末墨工奚超與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徙居歙
後賜姓李氏超之造墨尤妙其堅如玉其紋
如犀其子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
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亦
不精世以李廷珪墨爲第一而龍文雙春者

為上一春者次之易水張遇墨為第二而進
御龍香劑為上供墨次之

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
之龍香劑

宋元祐間有常和陳瞻王迪潘谷輩造墨俱為
妙品而潘谷墨尤見稱於時自後葉茂實得
造墨法清墨不凝滯人重之元人朱萬初亦
谷之流亞也又祖敏奚萬奚昂奚超陳朗王
君得柴珣朱君得其墨金皆佳妙皆唐末五
代之知名者也

南唐則有李超即奚超也與其子廷珪廷寬承
宴其孫文用曾孫惟慶惟一仲宣世傳其業
金擅厥長又歙州取遂仁與其子文政文壽
及耿德耿盛咸有時名宣州盛丘道及子通
真舟信浩五人皆精於墨

唐時高麗有貢墨乃老松烟和鹿角膠造者
宋有張遇潘衡衡孫秉彛胡友直徐知常周朝
式李克恭樂温蒲彥輝劉文通郭忠厚鏡湖

方氏黃表之齊峯俞林丘放謝東徐禧葉茂
實翁彥卿並精墨製皆名播一時又蒲大韶
墨款曰書窻輕煤佛帳餘韻葉世英嘗造德
壽宮墨朱知常墨款曰朱知常香齋李世英
墨款曰叢桂堂李世英雪齋款曰雪齋墨寶
葉邦憲嘗造復古殿墨劉士先造緝熙殿墨
寓菴得李潘心法

韓熙載有麝香月玄中子二樣墨

元有清江潘雲谷長沙胡文忠錢唐林松泉宜
興於材仲武夷杜清碧松江衛學古天台黃
備之豫章朱萬初金溪丘可行丘世英丘南
傑金擅時譽

明之名墨甚多更僕未易指數而程君房之製
爲最獨駕一時

漢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任東齋夜有
女從地出自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墨一
丸肅方註周易因此便覺文思開悟

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

墨數十萬片云燒此消復可用不知凡頗見
之否今送二螺

陸士龍與兄書曰有九子墨祝婚者多子之義
也祝曰九子之墨藏於松烟本性長生子孫
無邊

唐明皇一日於御樓上見一道士大如蠅隱隱
而行帝叱之卽呼萬歲曰臣陛下御墨之精
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
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帝用賜

名龍香劑

張旭每大醉以頭濡墨而書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裴行儉每日嗜逐良非佳墨精筆未嘗輒書

宋太祖下江南得李廷珪墨不以爲貴後有司
更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吏皆
給廷珪父子墨至宣和間黃金可得而李墨
不可得矣

宋仁宗宴近臣於羣玉殿嘗以李廷珪墨賜羣

臣曰新安香墨有雙脊龍樣尤爲佳品

東坡云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墨固無恙可爲好事者之戒

蔡君謨言李廷珪墨能削木墜水中經月不壞邵氏後錄云黃山谷几間取小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囊手之卽置几上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墨又別取小錦囊有墨一丸谷手之如前則嘆曰今老矣不能爲

也出之乃谷少年所作墨其藝之精如此

宋書云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執玩咨嗟自嘆供御紙墨不及也

義熙中三藏佛馱陀任建業謝司空寺造護靜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洒掃研墨

唐時王勃嘗夢人遺之墨丸盈袖自是文章大進

養墨當以豹皮爲囊貴乎遠濕也

蘇子瞻曰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

陳無已曰陳履常云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是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玉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曰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嗚呼世不乏奇乏識奇者耳敬爲平甫與無斁同作古墨行

楚王靈夔造紅白二戲墨書黑衣用白書白衣用紅自成一家韋仲將合墨以好絕烟搗訖以細絹篩於缸中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揅皮汁中揅乃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益黑色可下雞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朱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篩都合調下鉄臼中寧剛不宜滓擣三萬杵多益善合

墨時不得在二月九月氣溫則敗臭寒則難
乾漚溶見風日破碎重不得過二兩

徽州人造白墨其色如銀研訖與衆墨無異
石墨壽陽鄴都黠縣有山色如墨

屠隆墨箋曰古人用墨必擇精品蓋不特藉美
於今更藉傳美於後昔唐晉之書宋元之畫
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氣賴以全若墨之
下者用濃見水則沁散湮汚用澹重背則神
氣索然未及數年墨跡已脫此用墨之不可

不精也高深甫云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烟取
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研新水磨若不
勝忌急則熱熱則沫生用則旋研研無久停
塵埃汚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墨積勿盈藏
久膠宿墨用乃精誠鑒墨三昧語其古今名
家造法備詳墨經墨書

古製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
可射人又曰虬松取烟鹿膠相揉九蒸回澤
萬杵力扣光可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爲

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法取新解牛革及劬
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
入坩成膠卽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
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
古膠遠甚無怪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古第
一者上比潘谷蔡滔中間猶容十許人况李
廷珪乎

楊慎曰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蓋取三
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
松也天曆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
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
所製墨進大稱旨得食祿藝文館虞文靖公
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根深千歲斧斤
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遷作玄雲遶紫微蓋紀
茲事也又曰朱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迹輕
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垓父子間又跋其後
曰近世墨以油煙煬松松烟姿媚而不深重
萬初旣以墨顯又得真定劉法造墨法於石

刻中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誤
後世因覃思而得之余嘗謂松烟墨深重而
不姿媚油煙墨姿媚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爲
炬取烟二者兼之矣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
烟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斤
欲倣爲之不能也

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烟止以燈煤爲之名至
泉墨又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
畫眉墨余謂玉泉之名與燈煤畧無關涉只
以東坡佛幌輕烟爲名豈不奇絕

古墨惟以松烟爲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
出狡兔幹唐詩輕幹染松烟東坡詩狙狻無
老松易水無良工小說載王方翼燎松丸墨
立家富累千金

仇池筆記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
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
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清狂不減晉人矣

衢蔡滔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

甚黑而光

近世徽墨率用桐油烟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
爲衣始先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
復安用此等耶予得法墨於異人祇用烟膠
成卽光如漆名之曰一品玄霜殆不虛也

國朝休邑之墨駸駸乎李張境界若大國香寥
天一程君房青麟髓等品皆推重於時擅名
海內矣而內府供御之龍香更不能多得也
新墨初用膠性并稜角未伏不可重磨恐傷硯

質

墨匣以紫檀烏木豆瓣楠爲之多有用古人玉
帶花板鑲嵌亦有舊做長玉螭虎人物嵌者
爲最有紅墨退光雕漆者亦佳

格古論曰藏墨法用熟艾和墨收遇梅月藏化
過石灰中不蒸或用爐灰收最妙凡墨厚者
可以久藏其薄者不耐風寒故隨研隨破雖
久藏不動亦不耐也

附造雌黃墨法

用雌黃研極細以水飛過澄清去水用秦皮梔子皂角各一分巴豆一粒去皮廣東黃明牛皮膠半兩同煎汁和雌黃作餅子陰乾或用模按成錠亦可

雌黃有二等必用調漆者乃妙

附造硃墨法

造硃墨藥汁如造雌黃墨法此却用絕好銀硃爲最

紙類

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漢興以幡紙代簡故紙字從系氏下從巾至和帝時有蔡倫字敬仲始搗故魚網及繭麻作紙奏上帝善其能莫不用焉後有左子邑造紙極其精妙王羲之復以穀藤皮造紙唐王嶼更以竹草造而紙利徧天下矣

格古論曰古無紙以竹簡書之所謂汗青是也

蓋以火炙簡令汗出取其青易書也

蔡敬仲製紙時有左伯者亦能爲之左稱精妙
漢官儀以紙爲番爲幅爲板

薛稷爲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
字軍

好時候傳謂紙爲華陰楮知白字守玄號好時
侯文館書史

傅感紙賦云旣作契以代繩又造紙以當策覽
之則舒舍之則卷

比紙用橫簾造其紋橫其質鬆而厚謂之側面
紙南紙用豎簾其紋豎晉二王真跡多是會
稽豎紋竹紙

張華撰博物志晉武賜華側釐紙萬番南越所
敵也漢人言陟狸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
爲紙其理縱橫表側故以爲名

雷穆之有張華與其祖孔璋書乃桑根紙也
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贈王僧虔

唐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

張贈之暹止受一百時人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唐蜀妓薛濤業善造紙嘗製十色牋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人以爲便號薛濤牋

宋毫間紙有織成界道者謂之烏絲攔故異聞記云霍小玉取珠珞縫繡囊中出越妓烏絲攔素段三尺以授李生生多才息援筆成章蕭貫夢至宮庭有婦人授貫紙曰此所謂衍波牋煩賦宮中曉寒歌

漢成帝以篋裏藥二又赫䟽書與獄中婦人曹宮歆赫䟽薄小紙也

硬黃紙唐人以黃蘗染之取其辟蠹其質如漿光澤瑩滑用以書經今秘閣所藏二王書皆唐人臨倣紙皆硬黃

唐人有生紙熟紙妍妙輝光生紙非有表不用而冊表用之

范甯教曰士絕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唐明皇與楊貴妃賞牡丹命李延年持金花牋

賜李白

楊炎在中書後閣用桃花紙糊窻

蕭穎士少夢人授紙百番開視皆繡花文筆

志林云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之作紙名

布頭牋此紙名冠天下

王右軍爲會稽令謝公就求牋紙庫中有九萬
板悉與之

唐新安郡乃宋歙州今徽州歙縣是也其紙有

白光麥滑冰翼疑霜之目今績溪縣界有地

名龍鬚者紙出其間光滑瑩白可愛有黃白

經牋可揭開用之

宋朝諸公寫字及李伯時書多用澄心堂紙

歐陽永叔謂南唐澄心堂紙極佳但不知所出

段成式與溫庭筠書曰昔在九江出意造雲藍

紙旣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輒分送五

十板

杜陽編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

面薛骨金花魚子十色牋也

漢司馬相如作子虛賦帝善其詞都下傳寫紙
爲之貴又左太冲三都賦成豪貴競相傳寫
維陽爲之紙貴

唐舒元興作吊剡溪藤文剡溪產古藤可作紙
斬伐殆盡元興借題諷俗以寄其悲故曰今
之錯爲文者皆天閱剡藤者也

嶺表異錄云廣州多棧香堪作紙名香皮紙
密香紙乃大秦國搗棧香樹皮所造色微褐文
如魚子極香堅韌又名香皮紙

宋有彩色粉箋其色光滑東坡山谷多用之作
畫寫字

松皮紙乃日本國紙也又倭紙繭造成者亦精
白捶紙高麗所貢以楮造搗練極工疑亦蚕繭
所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
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

芟皮紙出扶桑國

檳榔紙質似木皮色綠瑩

雞林紙光潔可愛

蒲州出紙二種曰桃花紙曰白薄重抄

澄心堂紙南唐時造細薄光潤古今第一

楮皮紙凝霜紙出於黟歙至有一幅長可五十

尺者

臨川紙滑而且薄故曰滑薄

鄱陽白紙長如匹練光緊而厚白

研光小本姚覲姪所造有五色研紙文極細巧

玉板紙又名雪藤

麝香紙回鋒紙疋紙俱長丈餘潤厚滑白

蜀牋又白鸞牋有淡紅粉紅杏紅明黃淡青淡

綠淺青淺綠銅綠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

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七樣

銷金牋金鳳牋皆唐之將相所用

元有白藤紙觀音紙清江紙皆出江西趙松雪

夔子山張伯雨鮮于樞書多用此紙

長山紙撫州紙皆小牋也

紹興紙廣信紙英山紙觀音紙俱出自南昌

排丹紙清江紙白錄紙京高紙順昌紙姚黃紙

本表紙連四紙鴉青紙夾表紙綿紙綾文紙
貢餘紙皆紙之品名也

白麻紙乃唐制詔宣用者

黃麻紙唐軍旅書用

白藤紙唐表章所用

華牋馬頭牋蠟牋滑石牋角末牋羅牋又名魚
子牋皆後人自立巧名以炫奇者也

國朝永樂中江西西山置官局抄紙最厚大而
好者曰觀音紙連七紙尤妙

今之大內用細密灑金五色粉箋五色大簾紙
灑金箋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研光如玉潔
白有印金五色花箋有磁青紙如段素壁韌
可寶近日吳中無紋灑金箋紙爲佳松江潭
箋不用粉造以荆川連紙背厚研光用蠟打
各色花鳥壁滑可類宋紙新安徽造宋藏經
箋紙亦佳有舊裱畫卷綿紙作紙甚佳有則
宜收藏

屠赤水造葵箋法五六月戎葵葉和露摘下搗

爛取汁用孩兒白鹿堅厚者裁投葵汁內稍
投雲母細粉明礬些少和均盛大盆中用紙
拖染挂乾或用以研花或就素用其色綠可
人且抱野人傾葵微意

染宋箋色法用黃栢一斤搥碎用水四升浸一
伏時煎熬至二升止聽用椽斗子一升如上
法煎水聽用用胭脂五錢深者方妙用湯四
碗浸榨出紅三味各成濃汁用大盆盛汁每
用觀音簾堅厚紙先用黃栢汁拖過一次復
以椽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更看
深淺加減逐張晾乾可用

染紙作畫不用膠其法以皂角搗碎浸清水中
一日用沙碓重湯煮一炷香濾淨調勻刷紙
一次挂乾復以明礬泡湯加刷一次挂乾用
以作畫儼若生紙若安藏三二月用更妙蓋
紙用膠礬作畫殊無士夫氣否則不可着色
開染也折舊裱畫卷綿紙作畫甚佳有則宜
寶藏可也

造槌白紙法取黃葵花根搗汁每水一大碗入
汁一二匙攪勻用此令紙不粘而滑也如根
汁用多則反粘不妙用紙十張將上一張刷
濕又加乾紙十張累至百張無碍紙厚以七
八張相隔薄則多用不妨用厚石板壓紙過
一宿揭起俱潤透矣濕則晾乾否則平鋪石
上用打紙槌敲千餘下揭開晾十分乾再疊
壓一宿又槌千餘槌令發光與蠟箋相似方
妙其製甚佳但跋涉爲煩耳

造金銀印花箋法用雲母粉同蒼朮生薑燈草
煮一日用布包揉洗又用絹包揉洗愈揉愈
細以絕細爲佳收時以綿紙數層置灰缸上
傾粉汁在上湮乾用五色箋將各色花板平
放次用白芨水調粉刷上花板覆紙印花板
上不可重塌欲其花起故耳印成花如銷銀
若以薑黃煎汁同白芨水調粉刷板印之花
如銷金二法亦多雅趣

造松花箋法用槐花半升炒煎赤冷水三碗煎

汁用銀母粉一兩礬五錢研細先入盆內將黃汁煎起用綃濾過方入盆中攪勻拖紙以淡爲佳文房用牋外此數色皆不足備併載之以爲文房清趣之助

硯類

釋文云硯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九經無硯字而黃帝得玉一鈕治爲墨海篆其文曰帝鴻氏之硯

毛穎傳載硯爲弘農陶泓

薛稷爲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鐵面尚書使持節卽墨軍事

文嵩爲硯作石虛中傳字居默器序方圓中心垣然拜卽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楮玄光華陰楮知白同出處

西京雜記云天子玉几加綈錦以玉爲硯取其不冰

漢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筆硯及帝卽位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嘗駮乘

晉書云庾翼少爲侍中袁彖所重贈以鹿角書格蟬硯象牙筆管

漢武帝時祁支進馬肝石以和丹砂食之則彌年不饑以拭白髮盡墨此石亦可作硯有光起

晉張華博物志成晉武賜以麟角筆管遼西所獻也青鐵硯用于闐貢鐵所爲也

唐李衛公有硯名結隣言與結爲隣也

唐書云柳公權寶筆硯圖書自扃鎖之嘗許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研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

五代桑維翰或令其改業維翰以鐵硯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宋蘇東坡云余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溫少微銘松操疑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四絕

宋丁寶臣知端州以端溪綠石硯送王荆公名曰玉堂新樣

東坡云余作鳳味硯銘曰蘇子一見名鳳硯坐
令龍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歙歙人云子自
有鳳硯何以此爲蓋不能平也方德彥有龍
尾大硯甚奇謂余能作詩力解前語當奉贈
坡更作詩畧云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
寓於石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
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是右軍所用石揚
休以錢三萬得之

從征記云夫子床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卦蓋
夫子平生時物也

筆談云孫之翰遇人貨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
有何異而直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爲貴
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
得三錢得此何用途不受

呂正獻公著燕居疑塵蒲案滲然弗顧所用硯
或十數日不洗滌亦不問也

北夢瑣言云鄭朗落志時凡硯有聲洪法師在

座曰有聲價之象朗後位台輔

文房四譜云趙州戒珠寺羲之宅也有洗硯池
至今水嘗黑色無錫開利寺相傳亦以爲羲
之宅亦有觀鵝亭洗硯池未知孰是

硯譜云魏銅雀臺遺址人掘地得古瓦琢爲硯
甚工貯水數日不滲世傳曹操製此臺其瓦
俾陶人澄泥以絺絡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
故與他瓦異今不可得而贗者盛行矣絳縣
人善製澄泥硯注水嘗不涸

硯譜云李後主澄心堂紙李廷珪龍尾石硯毛
元銳筆爲天下四絕

魏泰曰端溪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
色深紫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小鸚鵡
眼乃巖石也其次色亦赤呵之乃潤鸚鵡色
紫紋慢而大此乃西坑石也其下青紫色向
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而小潤
謂之後磨石西坑三當巖石之一後磨三當
西坑之一其品可知

蘇易簡硯譜云端溪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脉理鑿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爲硯可值千金謂三子石硯

端硯鵠鵠眼黃黑相間鰲睛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傍浸漬不甚精明謂之淚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勝淚淚勝死勝無

青州有紅絲石紅黃相參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皆可爲硯然不滿漬水令飽則渴燥不可用

東坡作鳳咮硯銘云出北苑鳳城山餘至建州求之無有蓋南劍黯淡灘石也此石有二種其一出鹵水去黯淡四十里細潤而不甚發墨黯淡灘石宜墨而膚理不逮唯兼二者真過龍尾也

蘇易簡硯譜云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溪有草蒙

其可愛匠者琢石成硯以草裹之故自嶺表
迄中夏而無損又云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
爲硯必以牛羊祭之不爾則雷電失石所在
鄭熊云端溪有斧柯園將軍地同是一溪唯斧
柯所出者大不過二三指纔一兩呵津汗滴
瀝真難得之物茶園次之將軍地又次之
歐陽永叔云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蓋
精石也流俗訛爲紫石又以注水不耗爲佳
有眼爲貴眼石病也官司歲以爲貢在他硯
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玩好而已

唐彦猷云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鸚鵡眼石文
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者乃以爲石病吁可
不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後磨惟上巖有眼
眼之美者有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
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爲希有或布列硯中如
北斗心房之形土人以眼多爲價重輕其生
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
高眼尤可尚以不爲墨漬常可觀也或云取

石祭以中牢故老云無之又云石有金線爲
美正其病也

蔡君謨云端石瑩潤惟鉸者尤發墨歙石多鉸
唯膩理者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歐陽永叔云歙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
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巖爲上
龍尾在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耳

茗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
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爲硯故

世所珍石雖多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綠者最
佳

硯譜云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
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
上

龍尾舊坑石淡青湛如秋潤如玉發墨如汎油
無聲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
濕則見乾則否又有黑如角者

硯錄云歙石其最可上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

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足過端石矣
又雲端溪石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
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爲佳品東坡
銘云與墨爲入玉靈之石與水爲出陰鑑之
洹蓋言其發墨與滋潤也

老學庵筆記曰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
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爲貴耶晁以道藏硯必
取玉斗樣喜其受墨瀦多也每曰硯若無池
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墨惟可作枕

耳

柳州山川記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

格古論雲端溪出廣東肇慶府端溪下巖舊坑

卵石色墨如漆細潤如玉有眼眼中有暈或
六七眼相連排星斗象此巖宋慶曆間坑石
已竭矣又有一種卵石去標方得材色青黑
細潤如玉有音花如筋頭大似碧玉青瑩者
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象水濕方見皆扣之
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下巖止有

此坑出此漆色青花二種石其石未嘗紫也
別無新坑

端溪上巖舊坑新坑石皆灰色紫色而麓燥眼如
雄雞眼大扣之磨墨皆有聲久用光如鏡面
舊坑稍勝新坑惟端石有眼

古人云無眼不成端又云眼多者石中有病

端溪中巖舊坑赤卵石色紫如嫩肝細潤如玉
有眼小如菘豆或有綠縹紋白縹紋豎而圓
者爲眼橫而長者爲縹紋扣之無聲磨墨亦
無聲此二種石最貴外有橫臙色絡久用鋒
芒不遺此石宋時此坑取亦竭矣

中巖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鸚鵡眼大中有暈嫩
者扣之無甚聲磨墨微有聲久用鋒芒退乏
石有枯潤潤者亦難得此石下巖低三等矣
端州郡志云石有青紋者謂之青縹其短者謂
之眼筋下巖石向亦有之色微班者謂之火
黯下巖無此又有曰赤裂曰黃霞曰鐵線曰
白鑽者圓而深如鑽眼曰壓矢其色班駁其

舊坑則有龍岩汲綆黃圃三石汲綆全無眼
其新坑則有後磨小湘唐竇黃坑蚌坑鐵坑
六處皆不及上三石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也非石
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
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
尤擅名於世矣

虢州澄泥硯唐人品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

洮溪石其色綠如藍其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
下岩石出陝西臨洮府大河深水中甚難得
也

萬州懸崖金星石資質亞於端溪下岩石色漆
墨細潤如玉水濕之則金星自見乾則否極
發墨久用不退乏非歛比也如得之不減端
溪下岩石產海外瓊州府

衢硯乃浙江衢州府開化縣所出石色黑最佳
但多不發墨

漢未央宮瓦硯雖次於銅雀然皆不可得而見

矣

國朝宣德中江西寧藩老殿下號癯仙者嘗倣造之以贈朝紳

人多寶爲清玩研墨頗不渴水其製最精格古論載之極詳

眉子石硯有玉星地眉對眉短眉長眉簇眉濶眉金眉皆如指甲痕

羅文石硯有麤羅細羅古犀角浪金星松紋石心金暈絞絲倒理卵石烏釘十二種皆如極

細羅

刷絲石硯又金銀間刷絲網密如髮出歛棗心坑

吐絲石硯正視疎疎黑點如灑墨側視刷絲然然謂之石寶

宿州樂石硯潤而發墨

淄州金雀石硯色青紺聲如金玉又青金石扣之無聲

涿溪石硯外淡青內深紫或有金線及黃脉相

問者名紫袍金帶理極細

鳳味石硯出延平水底

後主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用之不竭

雪浪石硯又金星石硯俱出蓬萊縣

麻石硯三尺中隱硯材數寸而已坑在溪澗中極難取

大抵硯之材質端取細潤停水歛取縝澁發墨兼之斯為寶矣然皆難得今惟取其質之堅膩琢之圓滑色之光彩聲之清冷體之厚重藏之完整傳之久遠為可貴耳

凡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磨墨處不可貯水用過則乾之久浸則不發墨

硯製古今不一有平底風字有脚風字垂裙風字古樣風字琴足風字右軍風字四直雙錦四直合歡四直北十樣鳳池有瓜樣卵樣壁樣人面樣蓮花樣荷葉樣仙桃樣瓢樣玉臺

樣蟾樣曲水樣鍾樣圭樣門樣梭樣琴樣鐵
樣雙魚樣八稜柄秉樣鸚鵡樣竹節秉樣磚
樣板樣房箱樣琵琶樣筒樣腰鼓樣馬蹄樣
阮樣呂樣蓬萊樣宣和御硯樣此硯如風字
鳳池但平底有四環刻海水魚龍三神山水
池作崑崙狀左日右月星斗羅列又有舍人
樣都官樣尹氏樣方日樣龍眼樣又方龍眼
樣方葫蘆樣水龜樣方辟雍樣又八角辟雍
樣蟬樣玉堂樣又方玉堂樣月樣又新月樣
外方內圓上圓下方上銳下濶圓頭瘦身濶
下柱足靈芝之樣鉞斧樣古錢樣天池樣科斗
樣眉心樣寶瓶樣犀牛樣毬頭樣箕樣

洗硯法凡日用硯須日滌去其積墨敗水則墨
瑩潤若過二三日卽墨色差減縱未能滌亦
須易水春夏蒸濕之時墨久留其間則膠力
滯而不可用又能損硯精彩尤要頻滌去之
洗硯不得用熱湯亦不得用氈片故紙惟以蓮
房枯灰洗之最佳

端溪自有洗硯石或按皂角水洗之亦得

用半夏切平洗硯大去滯墨

一法以絲瓜穰或蓮房殼洗滌亦能去垢起滯

又不傷硯絕佳

研池邊斑駁墨跡久浸不浮者名曰墨繡爲古

硯之徵最雅得者不可磨去致規杖漆琴之

誦

贊曰

文房四寶利用天下所從來矣雖云各擅其

長究竟互濟其美挾造化之精微補天地之

陷缺立不朽之盛事昭可傳之懿美以至物

因人重人以物傳猗歟盛哉蔑以加矣可云

一物之微而無關三才之鉅者乎考厥源流

作須知纂

潞藩新刻述古書法纂卷之九終

潞藩新刻述古書法纂卷之十

纂古書志

余蚤年卽失怙恃未遑學問迨就外傳始親筆
研偶於暇日簡有湯煥書軸見其圓熟流麗
染翰之念遂爾淳然自是始就臨池矣

湯煥者乃不穀先王之侍書也因其雅擅書法
是以

神廟選侍先王於京邸故彼之真草隸篆諸書
本藩藏蓄最廣藩務之暇日臨數幅迄今十

載始稍有所入繇是篤好益深

法帖雖多然皆後來臨本且贗者甚多求一真帖殆如披沙揀金何可得乎孤僻處一隅卽欲廣募之竊有志而未能也

余自學書後卽搜集古今諸帖以求法則見人自具一鑪冶而總不出右軍範圍謂之書聖洵矣哉自是稍以臨湯者法王矣

余讀屠赤水辨帖箋稱國朝書法以祝允明爲上用是取其法帖日披閱之見其筆法操縱迥邁尋常信得書家三昧者也名下無虛士宜其爲明代第一手歟

嘗讀學古編見李陽冰摹印四法而以神奇工巧四字盡之余謂能巧則自工能工則自奇能奇又何所不神耶然總在熟之而已矣一熟之而萬法立矣四也云乎哉

明窻淨几墨精筆良乘興操觚任意染翰得筆勢一二心花頓開塵緣盡掃此際之性真可陋南面少百城

余藩有

神廟親書積善堂三字每字可尺五結構莊嚴
筆力雄健體勢飛動赫然大觀然此猶萬曆
初年筆也後則益加精進矣緣

神廟雅好書法故天藻飛翔如此

余性好靜逸然於藩務之餘卽掃地焚香翻閱
奧典染翰自娛每日習以爲嘗頗覺心神暢
快此外則不堪煩擾矣

禪家以悟爲妙羨余初不省偶於暇日戲捉筆
墨忽得一二筆意遂覺心地豁然蓋自是而
篤好益深矣所媿孤陋寡聞無所開益不能
登書家彼岸耳

墨之擅名者歷代皆有其人而獨以李廷珪爲
絕唱然歷年旣遠名可聞而質不可見人稱
其浸水彌月不壞其然豈其然哉信若此則
世豈無追踪襲武者而後何竟寥寥耶近日
墨道衰敝極矣豈一物之微亦與世道相高
下歟三嘆

當今之世家擅臨池人侈染翰者衆矣姑無論
筆法體勢其學古者爲何如至於筆墨之用
恐尙未能臻其妙也奈何輕言書道乎
說者謂天下事祇患人之不好耳好則未有不
得者自大道以及小技莫不皆然又歐陽永
叔云物嘗衷於所好而嘗得於有力之疆有
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
之信矣然亦有有力而好而竟不得者此中
蓋有分焉不可彊也故余自學書以來旁搜
博採求一真帖佳筆精墨良紙美硯而皆未
能如意則信乎人與物之相須亦有數也第
未知後果能如願否耳

余見輟耕錄載蘭亭有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
十冊分爲十干乃宋理宗內府所藏可謂多
矣而世不多見豈兵火散失毀而弗存耶未
能縱觀博識以盡其變是可恨耳

米顛謂其所有研山乃南唐寶石後被道祖易
去吝不以示感懷之切至咏詩以志其息作

圖以想其美其癖好如此顛而推之宜乎書
畫兩擅其奇哉

余閱法帖屢本內間亦有筆意佳處第未免露
本色耳然所謂頭頭是道擇其善者而從之
抑亦披沙索金之意也學士家宜識之

學書家自出天機擅長國手固人生一大快事
然譚何容易苟能追張鍾之故武蹈羲獻之
芳跡雖執鞭所忻慕焉而又何畏乎重僅之
誦歎

古今來書家人以筆重者多矣而筆以人重者
尤不少蓋大節所餘卽小技亦勝也故學書
家精力不可不深而品行尤不可不慎否雖
藝擅鍾王技追羲獻祇益人唾厭耳何足奇
耶昔朱文公與劉貢父共學書而朱臨曹孟
德表劉摹顏魯公帖朱以字畫古今誦貢父
劉遂曰我所學者唐忠臣公所學者漢篡賊
文公默無以應觀此則他可知已

余竊祿藩封廁名玉牒雖則食租衣稅實爲尸

位素餐每一念及輒深惶汗意除好學守禮
之外別無可以仰報

君親者故孜孜黽勉不敢後於他人苟能一得
自長庶無慚於豢養耳因集述古書法以自
娛而廣所識

余於學書之暇翻閱典籍以求書法家姓名事
實因讀二十一史見古來藩王侯服戮力朝
廷者儘多名世然無不自學問中來故有古
今宗藩懿行考之集蓋欲自勵而因以勵人
其著天潢之美以垂不朽之盛云爾若曰沽
名釣譽則余豈敢

古人四十道明而德立且畏無聞焉戒因循也
故學則日益而不學則日損卽學書尚然况
學道哉余每於此畱心焉

聞余先君簡王在京邸時與
神廟偕受

慈聖皇太后訓每月朔望必課程書字故今所
存先王手澤有極法度者迨之國後竟以藩

務輟書後之所書遂不如前較之

神廟書不啻天淵已每念之輒爲猛省

孤僻處深宮罕所接見卽欲討論研窮虚心請益無繇也故雖日事操觚而急水撐舟不離故步將來尙未知抵何境界耳

董思白謂學書不必觀帖此或自天授者言之非常法也不然何鍾張羲獻歷代諸名家猶必徧涉博觀而後自出機軸以成其是然則彼皆非歟

說者謂詩有別才非關學問豈非謂其机趣自得者神耶然机趣自得者非功深力到亦難遽窺其涯際余謂書家法亦然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此古語也然不習豈能得巧故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萁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矧書法乎

天下不患有難學之道而患無精進之功語云愚公徙山精衛填海此物此志也其於書法何獨不然

孤於學書得意時雖未窺其閫奧然間有筆意
活動處覺有古人暗中指教不自知其神動
天隨也

余以穉年寡學恐蹈面墻之誦頗刻意典籍故
雖未能旁搜博採以極其致而時有契悟處
輒書之以誌循習凡有關字學者更隨目隨
錄之亦曰求免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譏
耳

學書着意矜持處神反不王而任意縱筆天機
反覺流暢淋漓昔賢謂瓦注贊于黃金信然
信然

作字當敬謹卽此便是心學也然予苦不能正
書此亦余特敬之未到也讀黃魯直跋司馬
溫公書資治通鑑草數百卷而無一字草書
可見先儒行已敬處今人則萬萬不能矣

余向聞有鑛鐵刀能切玉如泥又聞有軟玉藥
可柔堅爲軟然祇耳聞未嘗一遇也余每刻
玉章求其技藝迥不可得不過玉工鈎碾成

文近得一刺章者金玉等印皆以刀刺既深
且妙始信有其言必有其事所媿聞見不多
故以爲異耳姑誌之以爲博古者一徵而况
書法寧有求而弗獲者耶

墨池一編大有精意可爲臨池弘助其間考核
精詳收羅宏博信是書家秘訣絕唱也學者
宜玩味之其益大矣

書學一道雖曰末技然善惡亦有定分得失亦
有頓漸焉故有初習染翰而卽擅青藍冰水
之奇者亦有矻矻窮年而不離故步者天資
學力不可強而至也於此益驗然工力畢竟
不可少耳

人生天地間有遇不遇者皆命也推之物理往
往如是卽如書之一道草澤中多有羨善兼
收神奇並擅者而扼於知遇泯泯無聞者衆
矣卽有賞識者亦不過尋常蓄之而已可嘆
也至如命當顯者一得之善卽辱知己稱揚
獎拔遂爾名世以是知風送滕王閣雷轟荐

福碑信有繇也余每於書道中推而廣之毋
論大而功名富貴卽小而食息起居比比如
是造化消息之理微妙至此人可不知所安
耶盡其在我而已

宗藩家派衍天潢名尊王牒食租衣稅旣安且
榮受享可謂至矣乃不知循禮守法好學明
理使無虧天地賦予之仁君親生成之德碩
縱恣於聲色貨利甘蹈夫蕩矩敗閑真天地
間戮民也余每孜孜在念雖未能克廣此心
而收歛頗自刺勵卽如字學雖未能窺其藩
籬然出規入矩頗不敢自作聰明也余矢志
如此因漫筆之以自警

翰墨雖學士家微技然潤色太平抒寫理致亦
一快心事不獨以其可傳已也

今人好奇者動輒曰三代鼎彝晉唐法帖宋元
名畫無不欲收而藏之且吹毛洗垢辨別真
贗以自標其識鑒而自已却不肯學做好人
凡賦予之良幾希之理與夫格致誠正脩齊

治平之道反如棄物漠不相關倒行逆施如
此烏得有好人乎則雖盡收天下古今絕代
之物吾不知有益於身心性命而無媿戴髮
含齒否也世道淳漓可爲三嘆

古今名公論書可謂搜微抉精至矣盡矣然人
人能自得師故種種法門另闢所以法法靈
通頭頭是道也學者宜詳味之

余讀輟耕錄載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
而日書三萬字力仍不倦不知其運筆神速
何以至此豈別有法外傳心之妙歟其所書
仍善否三復其言使人神注

世間一切諸法能以悟入者無不當家蓋得心
之妙與深造之功雖可互有然頓漸則有間
矣予謂於書法亦然

古人講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予講立德尚
矣然有德之功乃可流芳竹帛否則敝帚已
耳有德之言乃可範世型後否則糟粕已耳
焉足貴哉試觀古來書家其間善惡既分人

品遂判卽精擅臨池而雌黃不少矣可不稟
歟

人不可護短護短則必不能見長人不可自矜
自矜則必不能受益今人之病大抵如是故
曰虛受益滿招損天邁尚然何況人乎余每
於此三致其意而於書道測驗爲多云

崇禎壬申癸酉河北流寇披昌衛郡城門晝閉
四郊火光燭天荼毒不分玉石予於此際頗
覺鎮靜方手不輟書以定衆志今返息之自
覺迂濶可笑亦繇余所樂有在也魯論云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詎不
信矣夫

學書寫畫彈琴奕棋乃清閑好事者之剩技耳
不專心致志則不能窺其藩籬而况聖賢大
道能草率而得之乎宜省

余嘗靜坐焚香翻閱古帖見其縱橫起伏分合
照應處針鋒不錯稍有出入便屬敗筆矣因
於此而悟兵法當如書法則常勝在我矣

國朝書法文徵仲停雲館帖脩之矣然諸人出處與夫筆法體勢之妍媸優劣尚未逐一拈出今博古者不無遺珠之惜自隆萬而後又咸缺焉而且搜羅之不易也是可緩歟倘有博雅君子一表章集刻之真大快心之事予日望之矣

自揖讓變而爲征誅封建廢而爲郡縣此自氣運日滴有不得不然者而且治日少而亂日多豈無故哉試驗之書法不符而合識者隱然憂江河之日下矣余每閱臨池之日變不勝慨然世道之憂也

今天下變日甚而亂不止說者謂天行之數人力難迴似矣然九年之水六年之旱豈主非神聖歟而民不稱厲夫非其挽迴有道也哉乃

聖天子敬

天勤民飭綱振紀者至矣何治効竟溷然耶彼臨池家久湮弗振尚必有一代之豪興起而

維新之矧治法乎出名世而治中興余每於
染翰時竊有厚望焉

語云寧爲太平犬毋爲離亂人信哉斯言人不
可不知也余憶於癸酉春日方挺筆臨帖興
正酣恬而忽報流警一時數至余雖未閣筆
而想見小民焚劫之苦也因爲口號以誌其
感曰喜見春光暄麗日忽驚烽火暗煙塵可
憐鉄馬金戈下多少焦頭爛額人繇是觀之
太平犬之食息自如離亂人之身家莫保盖
霄壤矣彼幸亂者抑何心歟

余集此書隨手簡錄以約束身心耳非敢曰著
述也掛漏之多覽者宜諒倘有博古君子以
此集爲嚆矢而克廣之庶亦集古功臣矣余
所願爲親炙者也

讚曰

字以傳心書以明志志之所在吾事形焉事
之所形吾志寓矣夫道原一貫初無大小之
分而學總三才亦具精粗之致然藝乃道中

之藝何必不游道有藝中之道惟精乃善余
志盖有在矣游藝其何害焉作書志纂

澹齋新刻述古法纂卷之十終



